

与幸福对话

魏秀云/海原

乙巳年冬至后的第二天,我随海原县文联“大部队”,浩浩荡荡开进关桥乡罗山村。

现在的农村,早已无复当年的穷困样子,但从文化和文学的角度去审视乡村,我还是第一次。

我与他们探讨的话题是:怎样更好地提高幸福指数。村民们说,他们夏有砣砂瓜、小番茄,秋有红辣椒,冬天跳广场舞、唱秦腔,但心里还是空落落的。他们尤其想提升幸福感,就是不知道怎么做。

走进书法爱好者潘文武的家中,墨香味和摆满书柜的书香味浓浓地包围了我们:文案和笔墨纸砚一样都不少,房间内挂满了条幅,书柜上的书籍也塞得满满的。他毫不犹豫地挥毫题写了“欢迎千名作家进我家”的条幅,遒劲有力。他还是春官词的传承人。

潘志政是秦腔传承人,他那“金嗓子”真是高亢有力、准确传情,他即兴给大家表演了一段,赢得阵阵掌声。

半边天的妇女更是不愿掉队,许多姊妹与我互加微信,不一会儿工夫,广场舞成了我们共同的话题。晚上,舞蹈队人余名在布置精美的活动室进行了直播。原来,她们的幸福指数并

不低,只是没有更好地感悟提升表达出来。

走着走着,我们又来到一处叫“东坡村”的自然村。我记得当时是“虎躯一震”:一个拥有如此深厚文化意蕴的村名,仿佛一种无声的期许。若此地不出几位舞文弄墨之人,倒像是辜负了东坡先生冥冥中的缘分。

夜幕降临,我的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。在思考如何提升村民幸福指数的同时,我自己亦被这份温暖深深浸润——时代赋予的机遇、文联搭建的桥梁、村民眼中闪烁的光亮,让我的幸福悄然生长。

虽然说幸福是个人内心的满足感,但它是在与自我、他人、环境的和谐共鸣中产生的,并非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

如今的乡村,传统文化、主导产业、人文环境相互连接,打造文化幸福村的设想并不是梦想,用文化来提升村民幸福感并不是空谈。

离村时回望,冬日田野广阔而荒芜,而我心中已生出郁郁葱葱的林木,绿树成荫。笔墨与戏曲、瓜果与歌舞、古韵与新风……精神扎根于生活,幸福便会如晨光般,洒遍乡村的梁峁沟壑,照亮更远的山川河流。

肩上的玫瑰

元元/石嘴山

我生来残疾,身躯呈“S”形,像一张被拉满的弓。两条残腿是弓弦,麻花鼓般扭曲——那是命运在夜里偷偷拧紧的螺丝。母亲却俯身贴地,听那脆响。她说:“孩子,别怕,这是骨铃,只要铃声还在,你就仍在春天里赶路。”

我小时候,母亲会给我缝两个棉垫,垫在我高低不一的胯骨下。还会把她的长发剪短,编作一条绑带,固定我随时会伸出的小手。深夜我疼醒,母亲会把疼痛折成小小的纸船,放进药杯:“喝吧,这是黄河尽头融化的雪,喝完我们就能把干河床种成麦田。”后来,我在轮椅的钢圈里长大。我喊“妈妈”,声音细得像一根银线。我咬紧筷头,牙龈磨破,血涂满了嘴,嘴像红红的印章。“别怕,”妈妈说,“这是筷子给你盖的通关文牒,以后你的牙齿更加坚硬。”

我的童年,完全限制在床榻之上。我像被压扁的琥珀,听见外面有风,有猫,有邻居的电视

在唱《西游记》。可我一伸手,指尖碰到的只是床榻上的纹理,一圈一圈,像树的年轮,却不是我长的。我学会了想象:天花板是天空,墙是山,被子是云。我是一只不会飞的小鸟,在云里筑巢,巢里只有我自己。

如今,我会写点诗,诗里总有一条“倒影的黄河”。河面漂满玫瑰:白色的,是外婆半夜偷换的绷带;红色的,是母亲留下的旗袍角;粉色的,是父亲留给母亲的塑料花,他去了天堂,对母亲的那份爱,永不凋零。

母亲、我,两代人把残缺砌成一座小小的塔。塔尖没有避雷针,只有一朵玫瑰,用露珠抱着露珠,用伤口吻着伤口,用芬芳反驳整个沙漠。

我用盐和糖,把命运腌成春天,如果有人路过,请替我摘下一片花瓣,不必惊叹,不必怜悯。只是请你记住,若有一日,你也在风中踉跄,别急着把眼泪擦干,先让花瓣落在掌心,等它自己开出微甜。

喂流浪猫的大姐

古月/银川



AI制图

我家附近有个小微公园,那里树木参天,花草繁茂,我常常一个人骑着电动三轮车去纳凉,顺便看书读报。

小微公园的主人是一群流浪猫。

下午五六点钟,总会有一老大姐骑着老式凤凰自行车,不知道从哪里来,慢慢停下后,从车筐里拿出猫粮、水瓶,给流浪猫投食。

开始我没在意,见得久了,出于好奇,我凑近她,一问究竟。大姐姓杨,66岁,住在6公里之外,喜爱小动物,尤其见不得流浪猫无家可归。

最初,她只是在自家小区里随意为之。小区里有几只流浪猫,她就偶尔带点家里的剩饭菜,放在草坪上,任由猫们自己取用。也准备了一个小瓷碗,给它们盛放清水。后来,她的目光从小区扩展到街头巷尾,陆续发现六七处流浪猫聚居地。然后,投喂流浪猫就成了她的“终身大事”。从2007年开始,她每月从退休金中拿出1000元买猫粮。狸花猫、橘黄猫、蓝猫、美猫……那些猫分布在不同的街区和公园里,她几乎每天都要去照顾一遍,风雨无阻,这一坚持就是18年,太难能可贵了。

每次到流浪猫的地盘上,她就默默地撒下猫粮。猫们一见她来了,有的会高兴地竖着长长的尾巴,怯生生地靠近她。有的会低声“喵喵”着蹭她的鞋子,似乎有什么话要讲。有的远远地看着她,不敢靠近。还有的是刚生下来的小猫,虚弱得走路都困难……

刚开始投喂时,一般就到馒头店买些剩下的馒头饼子。后来,她自学了许多关于小猫健康的知识,了解小猫吃啥最健康。这一学不打紧,支出急剧上升。增强免疫力要喂胡萝卜,保障肠道健康要喂香蕉,缺维生素C要喂菠菜,发现口臭要喂黄瓜,要想小猫长得漂亮得喂蛋黄……喂水也有讲究,每5斤水中要加5克食盐、2克红糖、0.1克小苏打。有时碰见便宜的小鱼,她会买回家放进冰箱里,冻一段时间后,与馒头、饼子、剩饭一起,在高压锅里煮熟,算是给猫们改善伙食。

许多人不理解她,有人说她浪费钱财,不值当;有人说她闲来无事,不如去关心老年人。

她坚持了18年,理由有两个。一是流浪猫是社区不可或缺的一环,它们在捉鼠捕蛇,默默地守护着社区,维系着生态的微妙平衡。二是她舍不得猫们那种期待的眼神。“它们是我的孩子,我每次来,它们必列队相迎,用最隆重的仪式欢迎我。然后兴奋地吃一口猫粮,再喝一口水,再给我投来感激的目光。”

其实,我也不太理解她的固执。直到这两天看到一个视频。视频上说一个流浪汉到一家宠物店摸了一只狗后,执意要付10元钱,理由是“它没有嫌弃我”。店主追出去了解到流浪汉的经历,迅速联系社区,最后安全地把流浪汉送回了家。

是啊,投喂流浪猫,也是爱的一种。爱出者爱返,福往者福来,我们都坚信这一点。